榕陰新檢

榕陰新檢序

蓋古之著書立業貽世無窮者不必皆執筆學為功令者也往之出於騷人征夫墨客澤叟之家彼夫韜光斂穎若將癖泉石痼煙霞

賁光景寫性靈興發於大川
靈谷趣托於花木鳥魚其
披藻摛詞洋洋纚纚標幟乎
汗青者可勝道哉惟茲文明
盛際雲程之士日工制舉於
凡格外篇牘無當乎雖膏

嚆矢也若乃璀璨縹囊琳
琅緗帙千古而下操觚刻藻
者寧無快意賞心將尸祝
而之靈而假寵手益並行
宇宙久矣閩友興公余邑侯
戚墨好也神姿高朗襟懷

磊落灑〻然風塵之表順仰
委蛇汪洋自得且其捫蝨
雄譚揮毫麝和如珠璣萬
斛瀉〻霏〻不既余具而契
之相與歡甚也因出其新檢
一冊示〻大都組織紀載

搜羅事實臣若忠孝節
義關世教者揭其綱細之
羣書所未錄口耳所不逮靡
不綺錯繡聯包之而陳布
之真有以窮天地綜人物
攬華蒐包動植不必盡

覽典故偏涉甸齋自西洞
今而博古燭通而照遐斯誠
文人之慧業博士之要詮哉
遂命吾兒洵美考核校正
操之殺青懸之書市以公同
好中郎之秘則吾豈敢弟

君家閩粵載閩事獨詳
所異四方博雅之君子各
以聞見補其所弗及聞且
是者此述者意也亦鑄
者意也措陰去何閩有
古措未其大庇數畦科

頤箕裾甚下可以傲世而
以著書騷人墨客之所想
而不能舍云
萬曆丙午季秋望日新
都吳騰蛟雲將父書于
臥雲山房

榕陰新檢目錄

幽期

卷十六

詩話

榕陰新檢卷一

閩徐　𤊹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孝行

行孝免禍

衢州李五郎雖閭巷編氓而好賢樂善事親孝敬祖母病篤割股肉以療家貲稍腴尤喜賑恤貧乏之閩士張師中赴省試過衢時盛寒欲雪竚立其門李適見之邀入附火問其鄉里張具以告且言一僕負擔行遲故候之于此及僕至日已晡李因留宿具酒饌明

旦雪大作又留一夕仍遣健僕送至嚴陵灘張感德無已春闈不利鄉人薦爲大理吳少卿宜之家舘賓方兩月衢州逮送兇盜二十輩來對獄李生在列張客使詢其由云爲盜有求不愜誣爲窩停主訴于郡不見察故陷黨中至暮吳少卿請書院張郎白之曰項客三衢邦人多談其賢且家自豐贍何由作賊當有以詳讞之吳愯然躬至獄戶閱實知非惡徒立釋遣之李未及里歸棹得疾甚危并隨行一子亦罹疾張爲召醫拯救皆獲愈李遂歸其妻夢人告之曰五郎有大難緣能行孝以活祖母上帝錄其孝誠特令

張吉甫倣此一段果報苟不如是當死于獄矣人益多李生爲長者云夷堅志

出髓救母

福州西禪寺行者妙心無父兄弟姪獨母存患瘋疾累年不能步履妙心日餽粥飯受本寺差監作碓坊嘗用紙糊一毬實以紙錢一夕焚香告天曰妙心母老而苦風疾聞世人取肝割股以行孝者今願破腦出髓救母餘年望三界神明賜祐妙心今貯火毬內若使紙錢成灰而外毬不損當即償答已而果然遂對空再拜以左手持斧置顱門右手執木椎擊之應

手頭裂暈倒在地不自知忽有神人呼之曰汝適所禱爲何事而乃不起邪始覺少甦捫其頂則髓已出如鴨雞卯大殊不痛楚護覆以刀鎗藥碓坊去家五里急走歸母云吾兒將何藥來吾巳聞馨香矣對曰夜來遇道人與我此藥令煑粥和服粥成一室皆香母一啜而盡便覺手足輕快呼曰試扶我行比下牀若初無疾者母子俱喜𤣥心還碓坊掌事者欲糾其夜出不敢隱乃以實告監寺僧從𠯁驗之不誣具白長老達于州時王與道尚書作牧賜錢五十千絹二十疋以爲孝養之勸士夫多作詩賛詠時紹興三十

年九月也夷堅志

侍癩不避

寧德漁人江晏郎兄弟三人父晚年患癩親鄰勸徙于山調治不然恐相染三子俱應曰縱一染尚存二人即俱染亦天也何忍棄父于山越半年父卒三子躬湯藥而殁之竟不染福寧志

孝女復讐

李十一娘者永福李師翁之女也師翁能爲越方以其術療病病無不立愈然時時與人戲若有物人亦以此憚之諸公侯之者門外轂相擊也金錢衣食雖

不佃作而足於饋遺矣時永福令王敎者循州人也暴酷好殺以師翁惑衆逮繫論死於是十一娘自械詣寺門請父罪不許請得以身代亦不許竟榜笞殺之十一娘乃密懷利刃欲以刺敎而敎出入衛侍甚衆百計不能得因自皮面使形狀不可知潛至循州聞敎母好方求長生不死之藥十一娘雅傳父方郎爲女道士居敎旁近觀行禁架之術隱淪出入變幻不測令敎母聞之敎母聞果召女道士十一娘因大言年數百歲其方取日精月華爲藥服之能拔宅飛昇敎母大喜奉千金爲壽跪而請之十一娘佯爲辭

謝固請乃許而卻其金曰吾藥能使海水化爲黃金且亦安事金爲矣遂令教母及子孫親戚齋戒五日後五日夜半皆會十一娘陰爲鴆酒手自斟酌一時皆死絕無人焉十一娘乃盡斷其頭題壁而去三日外門不開鄰舍撞入見之馳報教教伏地號哭亦自殺也 逸志

孝魂歸鄉

陳士貢侯官人古靈先生之苗裔也父子敬永樂末以百戶長爲福州府司庫何人失火延燒庫中進御棕毛屑罪死當傳之燕京時士貢年甫弱冠自髡請

郡請代父刑郡許之遂就逮故人賓客皆白衣冠送之芋江之上既發皆悲淚涕泣以弔士貢笑曰士恒患不得其死今吾無媿於死矣受賀不受弔也故人賓客皆曰善於是士貢不顧而去至京備極楚毒臨決延頸受刑顏色不變其蒼頭焚尸褁骨以歸未至十餘里子敬方坐堂中忽見士貢皈拜堂下問其事曰主上幸哀憐見宥矣因索浴既入室而蒼頭繼至子敬大駭急視之獨盆中有血數斗不知士貢所在

逸志

孝子有後

閫指揮使王勝少孤賴母氏撫育得世厥蔭官母卒浮屠氏曰滌屍載水勿汚地則死者釋愆資福王亟命勿覆貯留他器日以盃飲之越百日乃竭八閫咸稱為孝順王云他行尤有奇絕者王近四十乏嗣其妻為納麗寵以進王具冠裳焚香籲天曰某實不德天斬吾後吾不承天又汚一女子體吾不為也乃伏地長號妻懼而還之後連得二子蓬軒別記

孝感格虎

高惟一名均閩縣人江西提學高旭之子父在任久令均歸既而父患風疾竟至不起均聞訃悲慟屢絕

而甦水漿不入口者七日遂屏酒𦵏葷獨奔喪所弔奠之外凡贈賻少涉財帛一槩不受濵行風雪連旬默禱於庭次日果霽奉母扶櫬舟次白塔河盜刼鄰船殺掠甚慘知均爲孝子遂不忍犯而去歸葬文山結廬墓左哀毀攀號旦暮不替是山多虎常食牟畜均寒食設奠虎過其廬不入四鶴馴集廬前松樹有四鵲巢於東西枝且有三竹之祥見者嗟嘆皆以爲孝感所致也鶴汀私抄

孝馴皃鶴

馬恭敏公埊贈君于群鹿山廬墓經年有雙鶴飛宿

於墓側長松及公歸而後去又一日倦隱几臥有朱蛇六七繞身數匝奴輩見之驚呼公醒數蛇猶蜿蜒至几前如俯伏狀而散知者以公爲非常人矣馬公逸事

手殺三仇

閩縣令王仰楚人以進士起家萬曆癸巳蒞任七日暴卒僚屬驗其中毒死寔家奴三人謀殺之繫獄以待其子廷試至試年少負俠廉得其狀一日會勘於城隍廟試私懷一劍手刃三奴一時俱斃閩人聞而壯之陳薦夫詩紀其事云悲風掣天天欲裂父腸飲

恨兒腸絶九關欲叫道路長忍使親佗延歲月魚腸刺人血如縷天遣三奴同日死同日死吏莫嗔兒身得死父得瞑孤身已分殉孤親君不見仲孺馳吳胥射楚歲月悠悠竟何補人生倫行自有眞當特愧殺高談侶（高談侶徒自喧）王家有子生入門九重豈爲王家恩

竹窓襍錄

童孝希閔

林逸夫字元適古田人處士林春秀之仲子也四歲喪母祖母丑氏鞠育之處士家貧逸夫負薪于市以供菽水萬曆己亥五月丑氏疾危逸夫年十五籲天

涕泣焚香割股和藥以進家人不知也藥進而苷氏稍蘇三日病復篤逸夫復于舊刲之所重割之時當皇急刄不由手入深可寸許觔露血迸暈痛幾絶以掌覆肉悲泣號呼父母家人始知之急作羨以進苷氏復蘇遺囑後事乃瞋縣令延至公庭大加奬異上其事于藩臬諸司復其終身扁其居曰童孝希聞云

幔亭集

孝徵四瑞

林文恪公仲子世勤余畏友也清介寒素不肎父風事母黄夫人極備孝養文恪没刻木爲像面告如生

嘗築娛萱亭奉母俄而兩岐禾穗產于盆三秀之芝
萃于圃竹無根而忽榮瓜有實而並蒂余聞其事徑
訪仲子徃觀焉人以爲孝感所致云竹窓雜錄

刻木祀親

福州連江人倪神保幼失怙恃嘗念罔極之恩未報
與妻林氏共禱于天欲得一木兩枝連理而生者取
刻父母像以祀焉乃徧求山中至石芹山見二木同
生倪拜祝曰此木可刻當自動者三祝畢其木交股
搖動凡三而止即取歸傭工刻之旣成祭哭祀于中
堂凡飲食供奉出告反面一如事生之義涉異志

禱天延筭

元薩琅閩人七歲而孤母沙氏守節不貳琅採薪拾穗以養鄉人以孝子稱之時旱父老祈于神弗應或曰薩孝子有至行必能致之使之禱果雨又繼有火災求禳之火隨息母嘗遘疾服藥弗効琅夜露禱北辰願以身代時母不粒食七日忽蘇曰適有人語我曰爾有孝子壽三十四自是疾成風痺琅夫婦日夜扶掖不離側比母沒果符三十四月之數 稽古類編

榕陰新檢卷一終

榕陰新檢卷二

閩徐　㶿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忠義

父子死節

至正中王伯顏字伯敬濱州沾化人用薦者以朝列大夫尹福寧時盜賊充斥且逼州境伯顏奮身力戰馬中流矢遂墜地被執賊首曰公廉能素著仍屈公尹此州何如伯顏罵曰吾有死矣寧從賊反耶賊怒强之跪曰此膝可斷不能跪賊賊愈怒令左右毆之

伯顏嚼舌噴血賊面大罵曰吾失守茲土義當死反
賊殺我即殺何毆爲然我可殺愼勿殺吾民也賊愈
益怒遂遇害臨刑神色不變立而受刃出血盡白頭
墜而體不仆時年六十死後數日面猶如生民無老
穉號哭晝夜不絕有毒蜂如雲屯賊庭民請瘞王侯
尸既瘞蜂散賊中時見伯顏引兵入州治見皆驚蹶
賊首無疾自斃子相亦被執賊欲使之官相不辱亦
死之相妻潘氏賊首欲亂之潘及二女亦皆死焉王

陳剛中閩清人宋景炎進士性慷慨敢言紹興初官廸功郎上言民力凋瘵請罷冗食以足國用遷太府寺丞應詔又乞議恢復大忤秦檜未幾胡銓以劾檜貶韶州剛中作啓賀其行有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廷經遠之有人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檜聞益怒遂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知安遠縣適有嶺寇剛中盡痺撫定冒瘴客死家貧不能歸𦵏士論惜之

群談采餘

杭州西湖風篁嶺下沙盆塢有宋陳剛中墓剛中建

炎初封事議恢復忤秦檜與張九成等七人同謫其詩云同日七人俱去國何時萬里許還家尋謫知安遠卒歸葬于此余嘗至風篁嶺詢剛中墓蓁蕪日甚無有識者竹窓雜錄

贈言取罪

胡銓乞斬秦檜竄新州一時士大夫畏罪箝口莫敢與立談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檜怒坐以訕謗流夜郎又有朝士陳剛中三山人寓公張仲宗亦以作啓與詞爲餞而得罪時論韙之程史

太學節義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宋太學上舍剛介有志操會元兵南下所南嘗扣閽上書元人爭耳目之遂變今名思肖示不忘趙氏也曰南示不復北面他姓也隱居吳下坐必向南歲時伏臘輒望南野哭再拜乃返誓不與朝客交往或於朋友坐上見語音異者郎引去人知其狷潔亦弗爲怪工寫蘭邑宰求之不得因脅以他事所南怒曰頭可斫蘭不可得嘗寫一幅自題其上云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過齊于芳塾題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又題寒菊云禦寒不藉水爲骨去國自同金

鑄心其忠義發於詞章者多類此高賢傳

鄭思肖字憶翁侍父來吳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籍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耶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臨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牌位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

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澁如庾詞墓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斗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叙一百二十圖詩一卷姑蘇志

忠義憤激

謝翱字臯羽長溪人徙浦城倜儻有大節刻厲憤激不混流俗意所不顧雖萬夫莫囬每慕屈平托興遠遊因號晞髮子所著有晞髮集行于世宋亡文天祥被執翱悲不能禁嚴有子陵臺孤絕千尺時天凉風

急挾酒登之設天祥主䟆酹號慟取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其志益汗漫浩不可禦視世間無足當其意者獨好佳山水遇郎恣遊倦輒訪隱流方鳳吳思齊輩歌吟取適至元甲午來家西湖上前代遺老咸詫見翔晩也其過故宮四絶句云複道垂楊草欲交武林無着漫凌霄野猿引子移來往羅蓋花間翡翠巢隅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閒說就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禾黍何人為守閽落花臺殿暗消魂朝元閣下歸來鷰不見前頭鸚鵡言紫宸樓閣燕流霞今日淒京佛子家寒照下

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挂袈裟明年乙未沒年四十七臨歿囑其家曰愼收吾骨與鄙卿子善已而鳳與思齊果至與方幼學埜之子陵臺南衲翀以朋友道喪作許劍錄未蕆鳳等復爲作許劍亭于墓右其徒吳貴祠翀月泉書院西湖志

殺子全孤

李相閩縣人本壽州人也少跅弛不事家人生產好走馬屠狗博塞以游其母李媪家素豐酤酒市中王緒未起時從媪貰酒數負債又醉毀媪酒舍相怒欲毆之媪躡相而數之曰天下方大亂此壯士也柰何

失壯士驩相然之遂相與爲刎頸交是時王緒方因從人寄食飲於是因舍緒破家奉給之緒以故資用益饒得給賓客廣明元年相坐法當誅逃壽州獄王緒聚少年數百人謂之曰今黃巢薄東都海內飆回豪傑並起諸君來亦效之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少年皆曰敬受命於是爲壇而盟推王緒爲長期旦日日出會旦日日出皆會乃入壽州獄篡取李相執守令殺之鄉中皆慴服莫敢動時江淮寇賊聳起皆以衆屬緒凡數千人遂引軍而西攻陷固始秦宗權以蔡州叛使人授緒光州刺史印徵其兵會擊黃巢相勸

緒謬許因而襲之緒不從遂率衆南奔自南康下臨
汀殺誅數不當軍校王潮等恐禍及遂襲殺緒而將
其軍緒之遇殺其子建齊生四五歲相抱建齊枕緒
尸而哭之仰謂潮曰天乎天乎將軍誠自賈禍子故
已北面而事之矣其巳甚乎且其孤何罪也請活之
潮曰諾相遂抱建齊而歸謂其妻曰潮忍人也令倖
許之後必且復索之柰何吾終不令王氏絕嗣矣乃
以其少子與建齊易名而呼居三日潮果使騎索建
齊其少子應之曰諾遂見殺然眞建齊乃反在相率
與俱從軍居閩縣冐姓李氏至其曾孫榮復姓王氏

與李氏以兄弟數此兩家者宋時子孫咸至大官晉安逸志

一門死事

元末歲戊申中國兵取閩栢帖木爾者字君壽蒙古人歷仕素著廉能至正中選爲福建行中書省治福州我師至城下城將陷引其妻妾五人上樓上慷慨謂之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義也今城不守吾且死若等能從吾乎皆泣謝曰無他志也有死而已即皆引訣自縊死有十歲女兒度其不能自殺呼請佛龕前諭之曰汝稽顙拜佛可保爹孃無恙也甫拜挈米囊

壓其背囊米重女郎死囊下獨念宗祀不可絕而有男孩三歲命乳媪抱匿旁近民居中仍俾以金銀自隨謂之曰萬一事不測以此贖性命或可全也未幾兵入城乃引燈燃屋四圍忽有項火四面發遂焚死同時漳州路達魯花赤迭理彌實者引佩刀斷喉以死郡民歛其屍瘞城東門 王禕文集

太學直諫

陳良冏字廷器閩清人以太學生需選公車值世廟南巡抗疏諫止詔獄除名黜爲民隆慶改元錄言事諸臣冏巳老矣福建按察使徐中行贈之詩云千官

扈從漢江行展禮山陵自聖情摠爲扣閽危萬乘却
敎止輦議諸生精神不爲雷霆折肝膽仍逢日月明
世廟諫臣微欲盡客星猶復臥孤城未幾李伯兄唯
和挽之詩云龍駕南巡日何人批逆鱗誰知伏闕者
却是布衣臣抗疏青雲薄憂時白髮新至今遺廟在
蘋藻自千春欲迴江漢輦痛哭叩重閽死諫孤臣節
生還聖主恩青山藏疏草白日照忠魂寂寞荒墳上
西風啼暮猿夫以太學生抒忠悃而訐朝政漢惟劉
唐何蕃宋惟陳東及尚四人而已歿後立廟崇祀 竹

棃陰新檢卷三

閩徐　𤉏興公輯
歙吳洵蕘克符校

貞烈

女俠報仇

申屠氏宋時長樂人申屠虔之女也少名以𦍑既長慕孟光之爲人更名希光十歲能屬文讀書一過輒能成誦其兄漁海上作詩送之曰生計持竿二十年茫茫此去水連天往來酒灑臨江廟晝夜燈明過海船霧裏鳴螺分港釣浪中抛纜枕霜眠莫辭一棹風

波險平地風波更可憐其父常奇此女不妄許人年二十候官有董昌以秀才與等爲學官弟子虔見之以希光子昌希光臨行作留別詩曰女伴門前望風帆不可留岈鳴蕉葉雨江醉蓼花秋百歲身爲累孤雲世共浮淚隨流水去一夜到閩州入門絕不復瞼食貧作苦晏如也居久之當靖康二年郡中大豪方六一者聞希光美心悅之乃使人誣昌罪至族六一復陽爲居間得輕比獨昌報殺因使侍者通殷勤于希光希光知其謀謬許之密寄其孤於昌之友人乃求利七首懷之以往謂六一曰妾自分身首異處矣

賴君高誼生死而肉骨之妾之餘生君之身也敢不奉命但亡人未歸淺土何以成禮惟君憐之六一大喜立葬昌於是希光僞色喜盛粧入室至夜以匕首刺死六一帳中復殺侍者二人詐謂六一卒病以次呼其家人家人驚愕先後齊入希光皆殺之盡滅其宗因斬六一頭置囊中馳至董昌葬所以其頭祭之明旦悉召山下人告之曰吾以此下報董君矣遂以衣帶自縊死晉安逸志

誓死抗賊

王蕙妻錢氏閩清農家女也少時許蕙蕙既長爲人

傭工錢父欲奪蕙婚女以死自誓父啓之百終不許適嘉靖已未之變倭賊欲犯之錢且哭且罵賊連砍數刀不爲動頸血湧起數尺灑壁上成王字大小凡十三蕙聞之大哭終身不娶去爲僧也晉安逸志

決瘠死節

林懋細玉甌人文學資深女也字鄭若舟若舟從父宦游粵東以秋試還閩尋感末疾卒林聞訃慟絶還奔喪凭如禮闔臥內自刭未絶救免遂不食積十七日乘間以爪決頸瘠遂死郡人陳薦夫爲作貞婦歌嘖嘖復嘖嘖路上人嘆息問汝何歎息阿婦大難得

阿婦林家女小字懋細阿舅鄭府君君若冊阿婦壻
十七入鄭門盼睞生輝光流蘇翠羽帳繡帶雙鴛鴦
郎君性𩔈慧新婦甚賢良府君佐惠州新婦隨姑嫜
綢繆滿三載欵欵侍高堂府君謂阿兒女合先還鄉
棘闈試期迫急去無倉皇阿兒再拜謝入門促嚴裝
上堂拜阿爹下堂拜阿娘入門撫阿婦氣塞聲不揚
阿婦牽衣泣君行太匆忙君行當自寬此別固不長
阿夫舍婦去忽忽若有忘抵家未浹旬末疾纏膏肓
窅窅即冥路骨肉含悲傷鄉書昨日至大小皆驚惶
阿婦聞信來絕去半日強一慟失䰟魄再慟摧肝腸

裂我文錦襠褫我紅羅裳抽我金雀釵碎我碧玉璫
一瞋不復視誓死無異言阿姑抱婦泣女勿妄思量
夫死女未扶夫喪女未奔夫婦死異處何以慰九原
我當挈婦去女且愼自將婦聞如此言沉痛臥蘭房
府君得聞之促召阿婦言阿夫女姑出夫死姑自傷
姑今挈婦去女勿妄思量婦當愼自愛勿重姑心傷
阿婦泣拜辭努力治行裝渺渺城南路漸次長河亭
不見阿夫同入門但見當時主人出門迎渺渺長河
路漸次空江頭不見阿夫同入舟但見當時江水傷
心流一月復一日望望故山頭驅車入里門哀猿鳴

啾啾上堂候阿姑入帷哭狂夫絕命仆榻下嘔血常
斗餘日晏臥空房空房夜何長欲死苦不得家人愼
周防吞硃硃不驗吞金金不傷金硃豈無毒不損銕
石腸窺奩拯錯刀引頸戕鋒鋩力乏創未深暈絕地
中央家人走驚救血流何滂滂日晏稍復蘇哽咽不
能言驚覺創上藥引抉自棄將姑伏阿婦言新婦太
孟浪兒死復柰何得婦身差强婦今百計死誰當侍
我旁阿婦嗚咽言姑勿重心傷阿夫有少弟新婦有
小郎小郎事阿姑當比新婦强新婦苦命薄生死負
姑恩來生如有緣再侍姑舅旁姑謂阿婦食阿婦口

不嘗姑謂阿婦飲阿婦絕水漿一臥十七日家人驚惶惶大姊爲妹來款曲諭衷腸大兄爲妹來朝夕相勸聲耶耶夜半四顧望守者咸臥偃起坐床褥間手抉頸上創氣絕鮮血流畢命歸冥鄉兩家忽驚呼中外大喧擾縣官騎馬來綱紀烈婦喪府官騎馬來樹楔相旌揚開曆卜塋地兩兩同盒藏上有連理枝下有雙鴛鴦夜夜相和鳴朝朝比翼翔寄語後世人見義毋彷徨 延露篇

節婦沉江

林節婦閩縣永慶里人正德丙子節婦年十九歸福

清韓敬敬有前室子世英夢雲節婦愛如巳子未一週敬卒屏居一樓歷十七年撫二子有室舅姑喪塟畢哭謂二子曰韓不孤矣吾畢吾責死在今日遂絕食期以必死子婦環侍守之數晝夜節婦紿之曰吾初欲死者欲明吾志耳今若此豈忍矯世以徇名哉吾不死矣子婦信之守者稍怠節婦潛赴龍江抱石以沒時嘉靖庚戌十二月二十夜也二子求其屍不得明年正月六日乃於海門東澳沙護濤田衣袂攣結其面猶生計卒十六日矣不塟魚腹豈非天耶　竹

截耳表貞

閩儒士鄭坦妻鄧氏竹嶼宦族之女十六歸坦半歲坦亡乃引刀斷兩耳血流七晝夜厥其耳以遺父母曰此可以明吾志矣留侯續纘日同納諸木鄧氏博通書史孀居五十餘年所著詩詞甚多有哭夫詩云舊榻春殘芳草怨新墳日暮野猿悲菱鏡半生塵不照柏舟千載誓重看又哭姑詩云衣中忍看縫時線機上空餘斷後絲堂北青霜捐宿草窗前落月照殘機兩臺使者疏其節于朝旌表其門嘉靖庚申病卒年八十有三

女官恩遇

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女傳及笄歸城山鄭琚洪武癸亥琚早世江守節洪武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爲薦赴內廷選中授女府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洪武乙亥因憶男女幼稚爲奏　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洪武戊寅高廟崩遣內官李清送回壬午　太宗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啓捧帛來宣助理內政陞尚寶司司政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

永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吉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踰二年永樂已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 城山鄭氏譜

誓死殉夫

馬烈婦名㜽恭敏公第五女也歸王大參雲竹公子德渼未數月德渼以羸疾卒馬氏哀號欲以死殉者屢未幾病嘔血舅姑爲請醫不可其父母輿之歸弗藥猶故踰月復還于王三年喪畢請于父曰兒之所以苟延爲未亡人者痛夫無有執三年喪耳今决矣自是不食累日呼家人永訣而死年十九時王氏及

諸縉紳請于督學王希元例應旌表督學以恭敏公女大叅公婦故寢之寻友馬季聲爲烈婦之弟王粹夫爲德渼之弟習聞其事至今未有揚之者貞魂有知當含怨于九地也竹窻雜錄

榕陰新檢卷三終

棠陰新檢卷四

閩徐　㷆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仁厚

戶曹長者

長樂陳希頴至道中爲果州戶曹有稅官貪墨同僚切齒而不言戶曹數以大義責之巳而有他隙後稅官秩滿將行廳之小吏持其貪墨狀於郡曰行篋若干各有字號某字號其篋皆金也郡將盛怒以其事付戶曹俾陰伺其行則於關門之外羅致其所狀字

篋驗治之聞者皆爲之恐戶曹受命不樂曰夫當其人居官之時不能懲艾而使遂其姦今其去也反以巧吏之言害其長豈理也哉因遣人寄曉稅官曰吾不欲以持訐之言危君事無嘗自白不則早爲之所稅官聞之乃易置行李亂其先後之序既行戶曹與吏候于關門外俾指示其所謂有金者拘送之官他悉縱遣及造郡庭啓視則皆衣衾也郡將釋然稅官得以無事去郡人翕然稱戶曹爲長者 孫公談圃

放囚造福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錢者繫獄甚衆適有

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葺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卽壞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卽日輸官囹圄遂空孫公談圃

不負約婚按劉昇字成伯若虛之子天聖八年進士終屯田員外郎兄奕同榜進士

蔡端明與員外劉昇約婚後端明登禁從而劉旣没家益落劉世爲候官人端明出知福州就尋前約其家以非偶辭端明曰古人掛劍尚有心許吾與劉君氣義相求兩家之好雖在髫齔媒聘未行然一言可

食耶今所不足者奩具爾凡女家資遣悉自爲治辦遂使其子旬受室以歸莆陽人物志

仁德有後

馬處士驄懷安人少孤年四十生子甫週歲付僮僕懷抱誤跌而殞懼將投井處士聞而阻之曰不愼可責然此命也吾無子寧又死僕竟不加一箠鄉人稱服月餘生子森又越六年生子楷面有紅紫痕宛然前所跌兒傷痕也大父寢疾處士刲股進之時有羅源令繫御史臺家人倉皇橐寄處士千金令旣得釋處士不啓橐而還其子有貧者之妻美而艶夜奔處

士處士峻拒之後森官至戸部尚書贈處士如其官
馬氏家乘

收養棄子

劉彞知處州會歲饑民多棄子于道彞揭榜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一升之給皆爲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棄者厚德錄

還金有後

國初薩處士烺一日于廢圃中拾一布囊所貯盡金珠首飾訪之數日知爲里中唐氏女物悉歸之蓋女往所親家適其家當籍没女倉卒擲寄隣舍訣落圖

中有馬某家被火處士購其屋地鋤得白金一笙以還馬馬中分遺之處士堅郤不受曰人方値灾吾何忍受此乎後子琦官至侍郎人以爲盛德之報竹窓雜錄

君子上達

陳中丞公遠嘗爲山西巡撫有隷卒與公同姓名公呼問之卒叩頭謝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公爲解頥竹窓雜錄

宵人盜秫

陳履吉課麻山中夜有宵人盜竹過墻獲之問其所

欲曰聞山主多秫故來覓吉心討曰山林盜所畜惟得酒耳乃滿其囊畀之又恐爲虎豹所邀留酌達旦乃去竹窓雜錄

施錢焚券

宋鄭濟子參知政事鄭濛之孫也字景悅重義輕財嘗過西峽渡聞一老嫗貸人錢若干貫促之速無以償日夜悲哭濟子詢其實乃將錢若干貫夜投于其墻隙處而歸即以家中平日假人錢券悉焚之城山鄭氏譜

誠信感人

鄭瀾字世觀閩縣人時謁選入京見售玉杯者索視之其人失手墜地碎矣公曰取由我索願償其值其人曰碎非公手墜不肯受公私遣人投其值于肆而去　三山鄭氏譜

榕陰新檢卷四終

榕陰新檢卷五

閩徐　𤊹興公輯
歙吳洵美克符校

高隱

罷舉舟居

瞿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吕晉叔同學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中一日忽見艤舟下汴岍坐於船窓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欲所往則從之初不爲定止

以其半居貨問取其羸以自給粗足即巳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異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携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巳不知所在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詩一絕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不復再見避暑錄話

不赴相召

陳翰字文起候官人也父元脩善青烏之術翰年八歲隨父之建安時楊文敏公榮方以文學諸博士受業見翰謂之曰孺子何能曰治論語文敏因試問天

下歸仁翰曰須彌納芥子客有朱翰者時適爲合桃翰舉其核曰仁在其中矣於是坐中皆愕然文敏大奇之呼爲陳君相得驩甚後五年文敏以進士起家翰遂歸鄉里文敏屢使使招之不荅也永樂辛丑文敏移書福建叅政錢孝脩令必致之翰自匿不肯見遂遍游名山十年乃歸與妻子訣隱居於太姥山脩淨業焉居久之山中老狸夜化美女子束縕請火翰叱之曰四生異形輪廻無定汝若脩行當爲天人耶何必女子於是狸乃悲泣長跪請得以身居作翰許之狸復化爲童子名伏哥爲翰拾橡栗以給朝夕正

統五年蘄黃郡丈敏將卒遂與伏哥弔之於武林不見

喪主而去後竟不知所往 逸志

鵬鶴傳書

陳嘉言字帝俞性喜讀書積書至數萬卷自少至老

伊吾之聲晝夜不徹人稱之曰書隱先生先生舉宋

咸淳辛未進士奏策多言襄陽之事忤賈似道旨斥

爲乙榜授建州司戶待次客邸嘗畜一黃鶴出入必

與鶴俱暇日游開元寺見白鵬甚馴敲翼驩鳴若與

鶴偶遂爲前導先生隨之至一山中長松夾溪沿溪

里許修竹蔽空竹盡奇巖怪石星列碁置中有石門

對峙由石門左轉百花爛然茅屋數間竹門長掩白
鵬與鶴飛入少頃童子開門庭宇潔淨有老僧跏趺
其中客至坐譚出世法間及詩文吐辭清俊扣其名
曰道頴先生贈以詩曰片片閒雲屋上流更無人跡
到林丘千燈早歲傳西域一鉢多年住建州水火定
中黄葉老金銀臺上白蓮秋偶隨山鳥來相見彷彿
前生是舊游頴師亦以詩贈先生曰十載辛勤賦兩
都宦途大半是窮途祿無五斗腰空拆家散千金口
不餬當宁一時踈賈傳長纓何日繫單于浮雲世事
君須見且住山中聽鷓鴣自是兩人相得甚驩先生

無日不至山中或以事阻則黃鶴白鷴齎書來往及
景炎丙子元師入建州先生遂歸福州福州去建州
千里而遥而二禽傳命不間晨夕一日先生與友人
郭防待月江上忽白鷴至得詩云草經蘋香月上遲
白鷴黃鶴往來時雲山隔斷一千里日月相過人不
知先生覺其聲調有異明日遣黃鶴訪之果是吳人
章彬避地建州慕先生之風托頴師以交者也於是
遂與章彬及郭防董師謙結神交社藝文相與二十
餘年彼此俱不識面晉安逸志

變名遁迹

永樂時侍讀林部齋誌祖清避元不仕變姓名隱居山寺會府公檢冊寺中見清詰問且曰能詩乎曰頗能即以冊號八音命爲詩應聲曰金紫何曾一掛懷石田茆屋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曉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革除一點浮雲慮木筆題詩酒數杯府公驚羨遂與爲友政暇輒携酒過飲倡和移日一日忽論海濱人物因曰爲林清者雄才碩德惜未見其人林不覺有感公曰公殆林清耶林曰若清者公安得見之此吾所以有感也相與盡醉而罷明日府公再往訪之林公去矣多方

物色竟不能見

岐江避貴

黃子野字仲唐將侯官人也父周行賈於杭州子野年十三從之其父時就他郡以子野守舍適王伍微時覆舟於羅利江子野行見之奮臂大呼曰能生得人者予百金於是漁者得伍子野即與以舍中裝直百金其父歸大異其之子野曰身得其名乃令父喪贏非孝也遂去爲人僕賃主人微聞救伍事義其爲人陰倍其償乃爲小賈之息久之旣致蓄藏以其半爲親卅毳費以其半散之貧交昆弟乃折節讀書治左

氏春秋無何客有勸之仕者子野不答因自悔見知於人遂變名姓焚毫素耕於方山其後王伾爲散騎常侍使人召之則亡乃令福州觀察處置使以物色訪之得之於陽岐江上有一男子扁舟披簑獨卧雪中忽扣舷歌曰蚤潮初上海門開漠漠彤雲雪作堆一百六峰都掩盡不知何處有僧來又歌曰幾日江頭醉不醒滿天風雪卧滄溟定知酒伴無尋處門外松濤坐獨聽使者疑其子野遥呼之曰仲無恙乎子野曰唯唯於是遂達伾之命隨子野至青山中家徒四壁立几上獨周易一卷子野佯喜設脫粟之食與

之約曰且日雪霽會於傳舍且日傳舍長展車待客夕時子野不至使者馳至其家則書幣封識如故子野已遁去矣晉安逸志

販酒吟詩

陳晳懷安人篤嗜山水嘗販酒入永福諸溪至則登眺歌詠溢月忘返歲計折閱或勸就他利曰吾販酒得資此遊山且日可取醉折閱吾寧也小舟往來江上夏月繫柳陰中臥吹長笛冬則載酒尋梅方山下意豁如也嘗有詩云家在江南柯嶼村桃花彷彿武陵源道人不欲通塵跡詞客何勞到蓽門一卷册書

渾自解三千奇字許誰論年來畊鑿應多廢尋栢明霞自可飡潛穎錄

隱居抗賊

梁虞寄會稽人爲宣城王常侍嫺于文詞嘗上瑞雨頌武帝謂其兄荔曰卿家士龍也侯景之亂避地入閩陳寶應據閩有異志徵寄爲幕職固辭遯跡東山杜門稱疾寶應怒遣人焚其舍寄安臥不動縱火者滅其炬而去寶應敗賓客多伏誅寄得免閩人重之名其居爲虞公庵寄無子荔子世南嗣之曾子固爲福郡守詩云虞寄庵前薜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

逢堆案文書少偶見凭闌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
柳黄微破日邊風從今準擬頻行樂日件樽前白髮

榕陰新檢卷六

閩徐　𤊹興公輯

欽吳洵美克符校

方技

女道除妖

陳靖姑閩縣人五世好道靖姑少孤與其兄守元力田牧畜守元食牛山中靖姑餉而遇餒嫗即發其簞飯飯之別以巳食進兄嫗因託身靖姑靖姑以母事之不敢有闕嫗病疽靖姑跪而吮之無何嫗死靖姑爲棺斂畢瘞一日守元出靖姑爲守牛渡牛而溺忽

見紫府巖麗前時餃嫗雲衣月帔迎立而笑曰兒來
何莫遂授以神篇秘籙居歲餘見靖姑於寶皇寶皇
大悅廼拜爲眞官得主地上鬼神賜鶴馭歸家守元
見之大恐曰妹既巳爲魚鱉餌矣何遽如許靖姑告
之故廼窃發嫗塚但衣被而巳於是爲靖姑再拜求
其術願得通籍金闕望見寶皇顏色靖姑上書請之
嫗嫗報曰上下有等幽顯有章道俗有別神之紀也
而兄凡品也安取禮而見上帝無巳得受方列於漢
文成五利之屬足矣其後守元以方得幸於閩王鏻
父子封天師賜甲第車馬帷幄器物爲之築壇鑄黃

金爲寶皇奉祠之靖姑旣善符篆遂與鬼物交通驅使五丁鞭笞百魅嘗請郡城道過荒塚得遺骸卷以簣而禁之須臾肉骨起拜曰妾繇王宮人也姓班氏不知易幾世矣嫗寔生我請得以身事嫗備除門之役所甘心焉靖姑遂畜爲弟子鄉有虎魅能變形爲人靖姑劾縶降之使爲遠遊前驅永福有白蛇爲魅數爲郡縣害或隱形王宮中幻爲閩王后以惑王王及左右不能別也王患之召靖姑使驅蛇靖姑率弟子爲丹書符夜圍王宮斬蛇爲三蛇化三女子潰圍飛出靖姑因驅五雷追數百里得其尾於永福得其

首於閩清各厭殺之其頭犇入古田臨水井中於是
靖姑乘勝從他道馳入古田圖井三匝蛇迺就女人
服係頸自縛箭貫耳抱馬足請降諸弟子或言誅蛇
靖姑曰蛇千歲之精亦天地一氣且巳服降又殺之
非太上好生之意迺以蛇屬部伍使長居井中還報
閩王閩王曰蛇魅行妖術逆天理隱淪後宮誑惑百
姓斧鉞所不能傷虎落所不避今靖姑親率神兵斬
獲首級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爲
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戶以一子爲舍人靖姑辭讓
食邑不受迺賜宮女三十六人爲弟子建第臨水使

者存問相屬於道後數歲靖姑逃去隱居海上晉安

逸志

神膏種齒

鄧雲翁者嘉靖間閩縣人少遇異人授以種牙之方其法令患者飽食後吞丸藥七粒復以末藥入湯漱口片時諸牙皆下廼用生鼠去皮和藥搗爛成膏依牙之序逐牙黏鼠以種原孔至死堅如少壯或老人牙已脫落以他牙種之亦如生成七修類稿

高鳳奇卜

高鳳弘治間閩縣人善卜遇物輒以意推不專用易

也傳問未第時求占鳳曰君第一人也既而果然或問其故鳳曰吾適剖椰子而傳君至其象解員當爲解元後閩縣林士元亦舉第一先數日鎮守內臣欲預知其人書一興字令占之窃觀尊意得無在興化乎不然也今所書興字廼從俗省書也其人在中而八府俱下必閩城矣鳳奇多此類鳳嘗自占語人卜若可信鳳儒[illegible]吏矣當至五品京職不知何從得之越數年召入宮中占驗恩授工部郎中群譚採餘

點尨賑饑

王覇梁時人父增義黃老之術覇少習之久而無驗

專心叅請不憚千里積十六年始還結茅怡山凡遇緇黄之流及蹤跡有異者無不延致其家事以師禮有一妄男子戲爲道者往扣其門夸詡不根覇大驚喜蒲伏再拜跪而進食如是者累日廼敢頓首請教男子佯爲不顧而去出門指其所居之巖以紿之曰此爲而師於是覇廼晝夜向巖頂禮至忘寢食凡三年不倦兩膝跪處石爲之穿一日巖忽自開中有老父授以丹書一卷遂隱不見視其書皆金丹要訣覇遂用其方鍊藥點瓦礫爲金是時閩中方饑即以金賑之服其餘藥蟬蛻而化唐貞元中觀察使李若初

建冲虛宮於都城之西郊以祀之宋朱晦庵先生仰書八大字於巖下曰怡山艮石神仙所居　晉安逸志

種杏活人

董奉字君異侯官人吳先主時杜爕爲交州刺史得毒病死已三日奉時在南方以三丸藥內爕口中令人舉頭搖而消之食頃爕開目動手足顏色漸還半日起坐遂活語云死時奄然如夢見數十烏衣人來收之載露車去入大赤門徑以付獄後惚恍有一人言太一遣使召杜爕急開去之良久引出見外有車馬赤葢三人坐車上一人持節呼杜爕上車將至門

而覺燮既活廼爲奉起高樓于庭中奉上下樓忽如飛鳥一日求去燮問曰君欲何之當具船奉曰不用船但用一棺耳燮即爲具明日日中奉死燮使殯埋之七日有人從嚴昌來者見奉寄信爲謝杜侯燮開棺視之但見一帛冊書一符奉後居廬山有一人病癩自詣乞哀奉使以五重布擁其雙目令勿動且戒家人莫近病者云有一物來舐舌長尺許其氣息如牛竟不知何物良久廼去奉廼解病人之布與以水令浴之越數日癩愈嘗大旱百谷焦枯縣令聞奉有道廼齋酒脯詣之奉曰雨易得爾但貧家屋漏柰何

縣令解其意即爲造屋屋成當塗泥使人取水奉曰不煩暮自當雨耳是夜果大雨高下皆足奉居山間見水治病不取錢物但使種杏數年得七萬餘株森然成林每熟時於樹下置一簞一倉語人曰欲買杏者不須來報但將穀一器置倉中即自取杏一器每有納穀少而取杏多者即有虎逐之其人怖懼而走其多取杏即傾覆地上虎復還去自是更無欺者奉廼以所得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歲消三千斛猶有餘者縣令親故家有女惑于魅醫不能治語奉曰君能愈之當以此女奉巾櫛奉廼召勅諸魅有大白鼉

長丈六尺請病者門奉使者斬之女病輙愈遂以女妻之久無兒息奉每出妻不能獨住廼買一女伴之奉一旦奉上帝命授碧虛太一眞人白日飛昇婦及養女猶守其宅賣杏取給有欺之者虎逐之如故後人即其種杏處立祠祀之廣列仙傳

冲素雷法

西湖神霄雷院宋咸淳間羽士陳崇眞者自閩來卜居于此善雷法因勑建雷院以居之賜號冲素眞人六月二十四日郡人雲集設醮舍貲至今不廢西湖志

詭秘殺人

兇姦之民恃富逞力處心積慮果于殺人然揆之以法金有勑律所不登載閩中習俗尤甚毋執縛其仇窮肆殘虐或以酒調錫屑逼之使飲欲其粘着肺腑不能傳化馴致瘵渴之疾或炒沙鎔蠅灌注耳中令其聾聵或以濕薦束體布褁卵石痛加毆箠而外無傷痕或按擦其肩背使皮膚寬皺乃施針刺入肩中不可復出或以小釣鉤藏于鰍魚之腹强使吞之攻鑽五臟久而必死凡此衆者類非一端既痕歷不露於外檢驗不得而見顏慶曾子爲轉運使嘗揭榜禁

華亭守建寧亦窮治一兩事士大夫宦遊于彼者不可不察（祭齋四筆）

雷法除妖

張克眞號平心三山人初至崇安光化寺寺有妖狐爲祟師得清微雷法召雷擊之遂斃福寧州大旱師投符龍湫金魚御符以入頃刻雨大作經飛鸞渡舟覆溺者甚衆師儼然端坐無恙迎拜歸家雷電繞匝三十九代天師太玄以師名薦於朝及命下師已羽化（武夷志）

六書邁古

永樂甲申詔天下之能書者儲翰林長樂陳登以篆籀徵至京時吳郡滕用亨待詔翰林自視天下無愈已者且恃春秋高輕後進往往屈折之文淵閣六卿大臣皆在旁睨不可耐登怡然曰幸辱在此親教益愚陋願有所質就後登道許氏說娓娓皆用亨素所忽者始默然不敢自矜登于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其石刻有在而委棄山巔水涯荒蕪瓦礫之墟者皆深求而必得之雖殘缺剝落歲月名氏無可考然審度其出某代某人十中七八其收畜之富蓋歐陽脩趙明誠之後所僅見也居十年擢中書舍人卒年六十

七楊文貞士奇雅厚思孝志其墓銘曰六書之敎周
典傳史籀所作時同文逮于秦斯古尚存邈趍簡便
降隸分東都沿晉鶩草眞傳葩逐葉失本根唐氷復
古稽前聞後有作者承餘熏思孝之作泝探源竒賾
容義窮寒温涵積而放波瀾翻落手揮霍風雨奔交
金屈鐵雕與璠碓渾傑特時絶倫大書深刻盤繡雲
嗚呼思孝今九原有儒其著孫不刊 東里文集

雪蓬草聖

陳𢈔字平叔福清人善草書學張長史晩居黄山構
醉墨堂權貴索書弗與或故人輙解衣揮灑數十紙

不倦自號雪蓬散人同時林子羽贈之詩云雪蓬散
人有嫣嫣翰墨遊心與神契摹臨秘帖追晉風揮灑
雄文明古制蓽門鐵限人爭求荒郊瘞筆應成丘嫵
媚雲霞晴變態傾斜風雨寒颼飀伊余與子共鄉縣
結交自昔忘貧賤脚盃拓落膽氣豪江樓野寺書題
遍借問君書初若何君言妙悟應聞歌詣行本门車
振鐸漁汗有類風行波乃知至理無不寓要在高人
會其趣古來入室惟逸少後者升堂有懷素當代如
君誠亦稀莫嘆蹉跎一布衣有錢沽酒與君飲醉臥
目送孤鴻飛翰林典籍王安中題醉墨堂云黃山筆

塚連糟丘墨池酒泉相映流霜毫晝醉玉薤露雲箋
夜惱蕭蓟秋黄山中人鶡冠子身裹綠蘿著雙履蕭
灑惟應繼右軍瘦落偏能如長史山人草聖自豪雄
何事棲遲酩酊中年過五十無名位其奈蕭然滄海
東研屏顛倒烏皮几落日壚頭聽初起向壁憑陵小
吏驚據床揮霍郎官喜七閩大姓五陵兒握粟持金
登顧之心同氣合即揮灑歸臥山中無所爲想當脫
脫踞池處興入寥天與神遇深沉鐵綆鎖寒蛟偃蹇
烏藤絓高樹魚麗雲烏勢縈紆疑是將軍破骨都駼
麟騶鳳何飄忽倏忽仙遊蕋珠闕又如祗苑說空禪

靈花歷亂迷諸天離麗落磊千萬態流水行雲皆自然醒來不記濡頭墨千尺寒濤照眼白淮海仍傳寶晉風長沙復見藏眞跡黃山邗寺思悠悠柿葉青青覆酒樓白頭未遂中書貴風流亦似醉鄉侯竹窗雜錄

字學節槩

林天駿號肖約以鄉薦歷官山東膠州知州公穎悟絕人數歲時於先輩處見有作篆書者睇視不去客叱之曰童子何知公歸發憤博覽六書賓薦後益留心史籀之學以銅鐵鑄筆窮日夜摹畫凡周秦以來

彛鼎金石文字一點一畫莫不考究遂造精妙登門求書者如市一紙可易數金公没後聲價尤重其初官贛州司理寧藩慕其才欲招致之公峻謝不屈命公作篆額以手疾辭其風節如此所著有六書復古精藴等書行于世

霍童畫史

曹知白字貞素一字又玄號雲西閩之霍童人徙居溫州遷華亭畫山水師馮覲筆墨差弱而清氣可愛有僕夏汲清亦能畫知白名見畫苑而不言其閩人惟何氏語林載極詳記之以補閩畫記之缺竹窗雜